

東坡七集

冊
五

東坡七集

卷一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

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
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
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
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
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
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
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
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
喪志詎敢肆其曾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
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
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
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
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
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
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
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
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

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
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
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
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
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
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
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
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
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
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
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
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
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
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
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

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旣以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

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今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

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
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
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
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
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
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
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
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
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
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
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
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乎民物滋
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
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太煩擾凡所擘劃利害不問何
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

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
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
或官司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
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
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
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
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
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
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
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
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
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
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
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
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
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
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顧直
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
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
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

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

三日二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

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剌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

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
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
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
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
則千斛一作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
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
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
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
亦問人人知 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
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
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
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
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
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
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
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
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

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

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行

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

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

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

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

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

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

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

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

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

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

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

收燕趙復河隍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

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

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

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旺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旺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

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

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言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